

酒罈上的 灰塵

游喚
著

散文是幽人的悠長

悠長悠長
召喚

比明喻隱喻還
幽遠

游喚著



酒繚上的灰塵 / 游喚著. -- 初版. -- 臺北市
：漢藝色研發行；[臺北縣]中和市：三友總
經銷，民79
面；公分. -- (詩文之美；87)
ISBN 957-622-053-X(平裝)：新臺幣120元

855

79000287

酒繚上的灰塵——詩文之美(87)

作者：游喚
發行人：程顯灝
總監：林蔚穎
總策劃：顏崑陽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審：張榮森

發行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話：(02) 705-5302・703-1828
傳真：(02) 702-4333

印刷：躍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虹宇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79年10月出版

劃撥帳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

總經理：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服務電話：(02) 240-5600・240-5707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價：新台幣 120 元

酒罍上的灰塵

目錄

我的散文觀——自序.....4

卷一 散文意象

曇花開的晚上.....8

童心二題.....14

秋蘭青青.....19

壁虎.....24

陽光的位置.....29

无妄居.....34

无妄居小品三帖.....37

嘯的傳奇.....45

卷二

散文人物

寂寞鐵匠

82

畸人

89

消費者

94

教授休息室

102

快樂的讀書人

106

卷三

散文實驗

神話

114

鄧林

130

意象選集

54

園丁與方向

58

散文心情

62

心象四卦

68

我的散文觀——自序

游
喚

散文是什麼？散文是寄居蟹，是葛藤，是女蘿，它攀爬延伸，可以伸到無限，攬取明月，對映青空。但是它必定要有一棵倚靠的大樹，當然，大樹再怎麼大怎麼高，總可以測出樹的年齡、樹的高、樹的身圍。可是有誰能測出延伸的軌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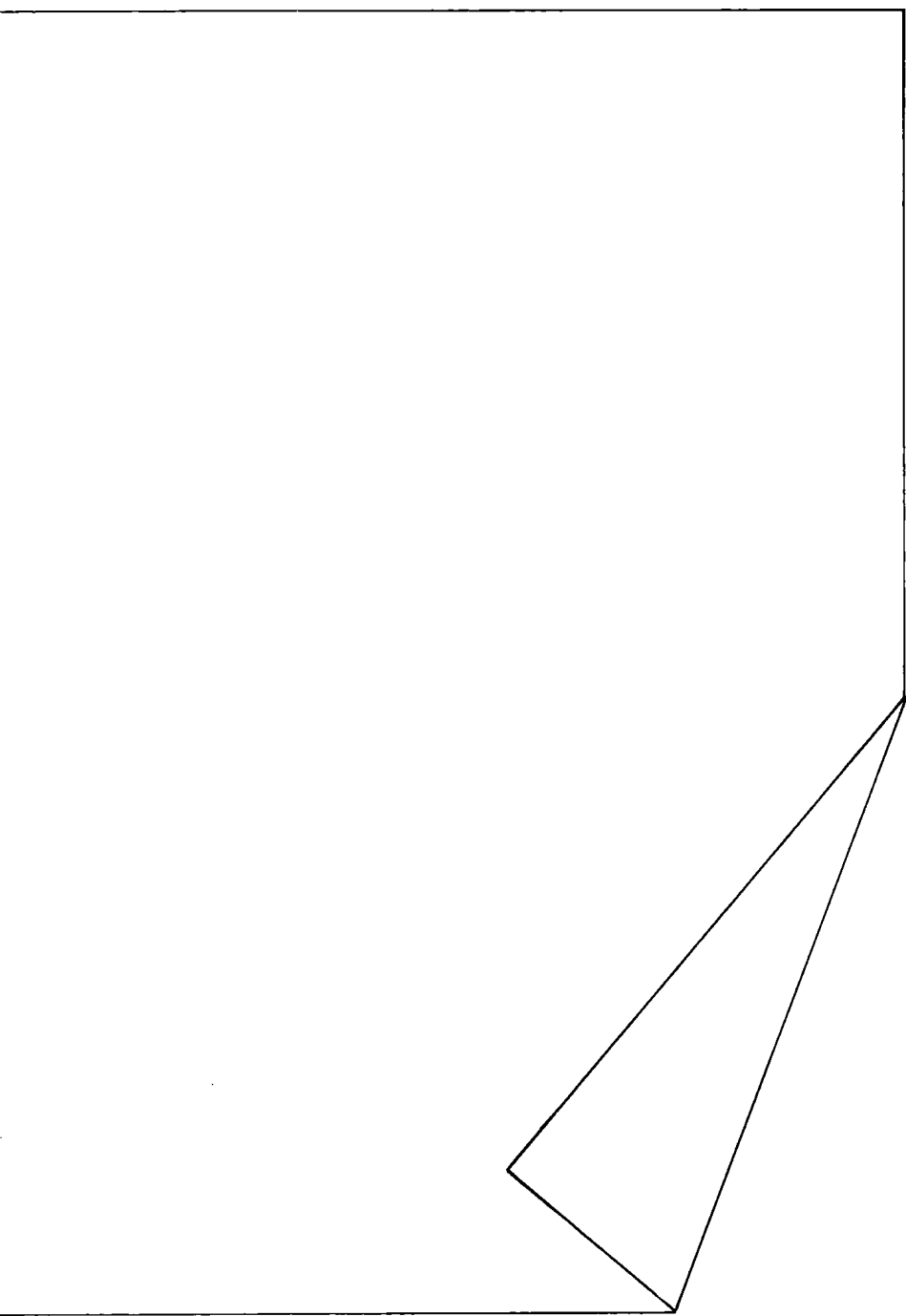
如果大樹借喻文學，那麼散文就是……………。

散文就是文學，一定，只有把散文當文學藝術來處理，散文才有可能成形。散文應是有心人的經營文類。不要把不能形式歸類的書寫，就通通推到散文這一邊。人人都是散文家，但未必人人都有散文的自覺，作家的隨心之言，率意之作，最容易被當散文看待，但那不是散文，勉強說，只能看做意見表達，看做一篇文章。而文章不等於散文。文章在於把話說出來，說清楚，有時也講究說的俏、巧、真、玄、美，甚至說到「文如其人」，這是文章的真誠。然而，散文除了真誠，如其人，還要如衆多的人，如每一人，如今人，如古人，散文尤其是要緊緊扣住一位遙不可

及的「心靈幽人」，那人從「現實真人」出發，通過非現實，通過每一人，通過時間與空間，那人在散文山谷迴盪著悠長悠長的召喚，散文照例要能寫出這聲召喚，讀者也一定要祈禱能在散文世界聽到這個聲音。所以，散文是實與虛，散文是形上與形下，散文是人與幽人，散文是靜靜端坐，也是鵬飛九天。散文要有意象，但是意象在茶杯，在刀，在泥土，在臉，在市集，在公司，在地球，在它，在你，在你最不關心的那人與那幽人，散文要寫成不是散文。

散文不是詩，但有詩的多義，散文不是小說，但有小說的現實，散文不是戲劇，但有戲劇的打扮。散文不是一般文章，不是雜文，不是日記，散文最容易讀，但一讀就懂非好散文，當然，散文比詩、小說好銷售，但是暢銷散文真正讀懂的沒幾人。能反省的，則更少了。

散文的一切，比明喻隱喻還複雜，姑且叫散文是一種繁喻吧！在繁喻的世界中，散文家珍藏自己的一份祕密，讀者也寄託自己的一份祕密，在交會的時候，輕輕細嘆一聲，讓美麗的散文天使，帶你們一起去尋找荒荒空塵，忽忽海漚中的幽人吧！散文是幽人的悠長悠長召喚。



卷

一

散

文

意

象

曇花開的晚上

我從來沒見過曇花開的樣子。但聽誰這樣稱呼過，那正當少年十五二十時。有一天，一位隔座的高中同班同學問我看過一本書否？那一本？就是曇花開的晚上那一本。我當時不置是否，只一直納悶着。

那三年中學生涯，我果真找遍了那樣一本書。當化學課老師正在講解火星塞原理，我已趁其不備溜出教室，縮在圖書館看文學雜誌。降完旗後，我慣常地徘徊紅樓走廊，有時越過紅廊邊的荷花池，回想水之湄的詩，轉換寫生課的角度。那時不識多少花卉草木，但覺草木欣欣睽睽，心底順時而生託物之情。手持一冊袖珍口袋型現代詩集，便兀自有一種自視不凡的信心，首先模擬自文字的世界。我於軀體有形之身，竟連感冒與生理發展，都要從文學作品中才去辨認。一冊中譯《異鄉人》，讀到陽光沙灘下的存在慾望，這一幕強烈着閃爍刀影重疊的存在，為何激發自焚的動機？我從文字背後極力想揣想那世界。於是，我有過大太陽下，頂着日燄長空

，閱讀《異鄉人》的經驗。我還曾放學途中，轉道市區廣場安全島上，盤坐在圓環中央，練習接受穿梭來往的機器文明壓力，探索以心聽、以氣聞的境界。

存在往往是一盞昏燈下，寒風冽冽，靜夜寂寂，模擬一種北大荒心境。那時迷上《齊瓦哥醫生》，特別屬意火車上藉酒裝瘋大罵紅軍酷行、共產思想荒謬的小丑角色，後來在《紅樓夢》也讀到有位焦大詛咒大觀園，如瀑布般輕瀉而下的爛言爛語。深深爲自己能認知這樣的生命角色而有所不爲。所謂無常、傷感，以及生命如浮萍如夢的情調，一一都先從文字中映現。那時，捧着《永遠的尹雪艷》，已能把焦點放在落魄的貴遊達官心態上，而不是雪艷的名字與生命象徵。尤其當《冬夜》是在汨汨濟濟的淚流下讀完時，已經自覺自己終離不開人間世的那份介入與無奈。手記體的塗鴉，正是默默獨自的慰藉，怎生得黑？怎生了情？

而於情字，完全懸盪在吉錚的小說世界裡，對一片網一片海一般的糾葛，別有一種異乎生生世世的遙不可及。也曾任旗津沙灘邊數過貝殼，也曾投石於海，塑像以泥，然後讓潮汐水珠子般滑滾，流失，復歸於水汪汪。那浪起浪落，張牙獠鬚，如裂帛般披掛下岩岸的斑斑剝剝自然之象，最溫柔的白絲絲，簡直不敢浪費地去讀

，而是用心去聽的。我曾盯準日落下降一級一級的角度，直到對面一襲黑披下來，看盡對岸疏星淡光點點。

——我們到對岸去吧！看上去那兒很熱鬧。

——對岸？那來的對岸。那是海。燈是外海泊的船。

從日落看到繁星看到燈船。那沙灘上的一下午，我實體驗了蒙太奇的手法，自此堅信耳目所聞見，都可能是「變」，可能是「幻相」。那夜一直望盡千燈不是一任夜涼如水濺濕了褲裳，才托着印象搭渡輪回家。

好幾個蹣跚獨行大街的傍晚，我想為自己找尋畫像，竟然在大業書店下，一本本地翻讀，赫然瞻仰《海明威小說選》封面的黑白相片，那深沉目眶，微凹兩腮，以及滿滿的黑鬚鬚，寬厚的肩膀，極冷峻的眼神盯住暴風雨小說的氣氛。「哎，海明威真像你，真的！」姜是同學少年，是當年心心相契的幽并少男，這話完全出於姜的直覺，直覺使我們似在真實與夢想中矛盾。掙脫開吧！掙脫開吧！那時，姜與我死守着彼此從文字中探尋到的生命，勉強自己完全投入，於成績單，於校規，於所謂升學，於排列組合以及三角函數，我與姜直覺那是生命之外。

山，彷彿是一種詮釋，在那穿草幽徑，枯岩乾壁，猛一飛躍，張開着俠氣般鷹揚，要姜按快門拍下這一躍。當時不知六朝清談，也不悟六朝放任，卻橫以為有份文字的自負。好似已認清這世界，那份自負卻在曇花開的晚上甦醒了。

——你真的沒有讀過這本書？就是《曇花開的晚上》？

——誰寫的？

——人人都寫的。曇花開只開一晚，凌晨即謝。人人都讀過的一本書。你讀過《無岸之河》、《水之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以及《泰瑪手記》

。怎麼沒有讀過這本《曇花開的晚上》？

這樣的答案一直困惑着一季又一季的秋夜。我依舊還未讀過這麼一本書。而十年茫茫，我早已將它深鎖於每一季秋天的感傷，化解為普遍的一面心地。

就在白露過後，入秋的夜晚，有人提醒我，庭園一株不知名的條形葉盆栽，妻為我翻檢花木誌，才知這原是一株曇花，一株我似乎聽過卻從未見過的曇花。

——沒錯，這就是曇花，而且今晚它就要開花了。

聽了這好消息，我立時回想這不醒眼的盆栽，被我攔在一角，不甚理會的，一

且與自己的生命歷程交會，頓時產生意義，重疊了無數的情感背景，一幕一幕交織着同學少年的一段青春歲月，於是，被棄置的，重新再裝飾，被遺忘的，重新再發現，那印證般的清醒，叫人不由不回憶柳子厚的始得西山，荒陬蔓野，芟夷之後，重新評價的喜悅。

是晚，我靜候至凌晨，推門觀視，但見那曇花在黑夜中自由地伸展，猶如濤濤塵世我獨清醒般，張開層層喇叭花瓣，純白的花，逼映着清清冷光，花瓣包拱着一座詭異的世界，奇妙的造形，翠鬚翻疊如一級級層塔，那整朵花像百香果花般複雜而奇怪。原來是這樣一座等待在凌晨時刻的世界。真是我今生所見花形最奇特的花了。

——然而果真只開一晚嗎？

——沒錯，過了凌晨，它便開始收瓣，一瓣一瓣貼攏，然後束縮成原來的含苞狀，從此再也不展覽了。

當晚，我守候着這約期，不忍認它是事實，最後耳聞不如目見，我果真送它還原至最初，最美，與不染的純白，它選擇最黑暗的时刻，韜光斂裳，然後，再選擇

晨光微曦，全身引退。這豈只是少年十五二十時的困惑呢？豈止是鷹揚素練的青春，所能讀過的書呢？那晚，曇花開的晚上，我讀過曇花，可是，我真的還沒讀過這樣一本書，噢！曇花開的晚上。

童心二題

螞蟻

童話世界有螞蟻困死巨人之說，雄獅受制群蟻也時有所聞。正是「功穿漏江海，嚼食困蛟鯨」，小，不一定就做不了事。形體也只配作目測而已。螞蟻展示的二層意義，或指群體力量，衆志成城；或指堅持到底，矢志不渝。我尤其喜愛後者的密密組織纖纖細細的涵意。那些跳蚤般輕佻，大象般自擁，與乎長頸鹿般高昂的人們，不妨聽聽「寄言持重者，微物莫全輕」的啓示啊！

據說巴蜀一地的螞蟻，最喜吃「欒棟」（想必是高級建材），往往吃到那棵樹外表看起來好好，可是木心木節早已腐朽殆盡。這是蟻蠹，聞之令人膽寒。

近來，我略有螞蟻恐懼情結。往昔讀過有關螞蟻的種種傳說故事，於今更增加一層親身體驗，愈發對螞蟻的不悅聯想，幾乎已到螞蟻就要搬床的那種誇張。午睡

時，正當入眠一刻，冷不防有細針刺入，感覺大腿某一塊肉的痙攣，立刻翻身，使盡臂力，一巴掌下去，揉縐良久，只見手掌不過一點黑漿糊。這一點雖小，卻也因此無法再午休，接下去都屬於備戰狀態，偶有鍛鍛肉感，必定像上面的過程重複一次。有一晚，我仔細檢視床舖，果然床巾上到處佈滿蠕動黃點，一一揉清，整整床巾，過二天，又依然如故。我於是循床緣，依牆角，掀簾蓋，翻桌櫈，想要一探螞蟻的來時路。

這一探，我發現牠或列隊行過白壁，或散行分聚桌角，或穿梭於盆栽。有時冰箱裡有牠英勇的凍形，熱水瓶內牠不惜赴湯蹈火，在茶杯裡飄浮匍匐。天啊！我簡直就活在牠無時無刻無邊無際的包圍中，我想差不多住在蟻穴了。

這是夏秋之交，再過不久，寒冬降臨，螞蟻孜孜營營，或者爲着這一季的冬眠，儲藏這一季的溫暖，它真懂得活在預設的自足世界中，這就是動物時鐘吧！

蟻的隊伍，每排約六、七隻，必有一隻大頭黑蟻夾雜其間，彷彿領隊，遇有獵物或阻礙，大頭蟻搶先前行，迴轉幾圈，再繞行至後，似乎有所指示，然後整支隊伍，一團散開，過些時，又恢復原來隊形，繼續前行。顯然，蟻有聽覺，當我不忍